

三尺紅綾

南 寧 遺 著

重慶人民出版社

三尺紅綾

昂子爵遺著

重慶人民出版社

三 尺 紅 綾

邵子南遺著

*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李子壩嘉陵路344号)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号

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4 $\frac{5}{8}$ 字數87千

195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3,000

統一書号：10114·245

定价：(6)0.38 元

从尖锐的斗争当中
学习到最多的，
乃是群众！

——列宁：論物品稅

头 子

一九四九年一月下旬，湖北省竹山县解放。伪县长贺理华，就是竹山县本地人，因为参加镇压民变有功，才当了县长的。本地的地主豪绅信任他对土匪有办法，他也的确把土匪消灭了一些。地主豪绅甚至把他喊成“清官”，替他编了一些传说，说他化装下乡明查暗访，跟“施公案”里的情节一样。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郧阳郧西，又解放了白河的时候，地主豪绅们还对他存着幻想，以为他能对付共产党。有一次，一阵谣言，说解放军打竹山来了，吓得他跑到城南三十里的田家壩躲了几天。谣言过去，他回城了，对人们说共产党不打竹山，是因为他有威望。这次人民解放军在解放了房县以后，把攻势矛头指向竹山时，他带着他全县的武装，经过田家壩，跑进大巴山。他的武装，自称“自卫队”，人民

叫他“夜壺队”。他坐在大巴山里，天天造謠言要进竹山城。当时已在淮海会战之后，部份人士已看出了总的趋势——共产党必兴，蔣介石必亡。鄖阳鄖西地区虽然实行过过早过左的土改政策，但已糾正，新区政策的影响已透过曾經严重存在的赤白对立地带深入到敌人尙占领的区域。当賀理华逃进大巴山，路过田家壩，去邀約当地士紳共同逃亡时，就有人說他的风涼話了：“賀縣長，你怎么只帶了一支撅把子走呵！”原来，这时在他身边的是他的自卫队大队副張心田，張心田有一只手不灵便，外号人称“撅把子”。賀理华兼着大队长，实际指揮全是張心田。張心田是一个善于溜勾子的人物，就凭着奉承賀理华当上大队副的。他帶着他的自卫队，也曾經向靠近解放区的竹山地区，实行过“打共产党”，打开老百姓的箱箱櫃櫃找共产党，連咸菜坛子也不放松，据說，光老百姓的鋤头他們就拿回去了几千把。他們燒了不少房子，也糟蹋了不少妇女。但他是胆小的。他帶着队伍总是要駐扎在离开解放軍二百里的地方，就这样，也还是鬧过笑話。曾經把螢火虫看成了解放軍的活动，——該死的螢火虫，在吓破了胆的人看来，多象揮舞着的火把呵！——他們密不通风地打了一夜枪，还打电话給賀理华：共产党来了！害得賀理华和地主豪紳們整夜提心吊胆，准备着逃跑。——賀理华逃进大巴山，当地一部份人就开始收集他的罪証，整理出了十大罪狀，这十大罪狀公布的时候，正是賀理华被活捉押进城来的时候。賀理华被活捉，是一个师參謀長大胆灵活的战斗謀略的結果。因为賀理华鑽进

大巴山后，異常狡猾，他不正面打仗，光做軍事上的騷擾、政治上的謠言活動。解放軍總是撲空。這一次，這個師參謀長按兵不動，先偵查清楚了敵情，暗地里運兵遣將，表面上裝做弄錯了賀理華的藏身處，大量的向假設的目標派遣偵查，這里頭還用了一個明知是賀理華的暗探。賀理華以為自己的藏身處是很安全的，而且，在通到他藏身處的路上，兩邊高山都派了他的自衛隊防衛着，這個防衛一直擺了二十里遠。兩山中間的這條路，又被那又深又急的官渡河彎過去彎過來地擋了几十次，沒有船，這條路是不能走的，——他恰好把船集中了起來，停泊在他藏身處跟前。大軍行動起來了，一夜里突擊行軍，走了一百四五十里路，前鋒部隊盡是挑的會水的小伙子，遇水淌水；不管急流，不管深潭，他們只知道前進。兩邊高山上的自衛隊打槍，他們不停止前進，也不還槍，——還槍常常是妨礙前進的。這樣，他們一直挺進到賀理華藏身處的門前，當賀理華一出門，所有的路口都被機槍火網封住了。活捉了賀理華，竹山工作才順利展開。活捉賀理華之前，竹山工作上的困難，主要是老百姓時時感受到威脅。士紳們有着觀望態度，社會秩序很難安定。鄉保人員躲着不見面，土匪三五成羣到處活動。殺人案子一個又一個地出現。第一個案子就是謀殺親夫案。

二月十一日正午，一羣人沖進人民縣政府，押着兩個男的，一個女的。女的中等身材，一雙半大腳，身上的毛藍衣褲，腳下的白襪黑鞋，手工都是很細致的。端正的臉龐上涂

着发烏的血。年紀大約有三十七八岁。男的，一个有三十五六的年紀，穿着一件毛藍布長衫，沒有戴帽子，脚下穿了一双爛鞋，沒有袜子。臉上涂着血和污泥，眼睛睃来睃去看人，但十分无力。这人是一个高大个子，却一点也不显粗暴的样子。另一个，有四十多岁了，穿得跟一个叫化子一样，身体瘦弱，罗圈腿，大瘰包，絡腮胡子，一对病人的眼睛，但燃着一股忿怒的火。他臉上沒有血。随着他們，跟进来一大羣老百姓，互相傳說着：“这个女人老都老了嘛！”“你看她像这个罗圈腿。”“臉上还有血呵！”罗圈腿听見这些話，很是不安，生气地拿眼睛瞅人。女的，好象在努力自制，做出很坦然的样子，但，很明显，她是很惶恐的注意着办公室內每一个人的行动，对窗子上挤滿了的人她是不注意的。那一个大个子男的，听見人議論到他就死死地低着头。人民县政府剛建立，是沒有司法科長的。在这竹山县，不仅沒有司法科長，除了財粮干部和財粮科長外，還沒有任何其他的科。

当时恰好有一个叫做熊海山的帮助工作的同志在这里。这熊海山，是个写詩的，爱作武工队活动的，来竹山，也仍然帶着武工队。这人，論热情有余，任何其他成套的經驗都沒有。穿着一身骯髒的灰布棉軍裝，胡子总是不剃的。这人，唯一的好处，就是爱深入羣众，爱鑽問題。到这鄖阳鄖西地区，他一直在边沿区，帶着十来条捷克步枪活动。他很爱捷克步枪，爱擦、爱背，但不大爱打。这天，他到县政府来，看見这么鬧哄哄的，他就鑽攏去了，連問：“甚么事？甚么事？”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瘦瘦的，完全农人打扮，上

前來，說：“我們是送案子的。我是第一區十八保保長，我叫李相成。”“甚麼案子？”“殺了人嘞！”“有狀子嗎？”“有，”他伸手在懷包里摸出一個紙本子來，遞給他。“這不是狀子嘛。”“這就跟狀子一樣，是大家公決的。”熊海山把它打開看下去。為了使讀者知道詳細情況，照抄在這裡：

記錄 三十八年正月十四日

水磨十八保

鄉民代表 徐文朗、徐孔順

保 長 李相成

參 加 人 徐光爵、吳嵩山

鄉民代表 常煥廷（以下十二人，姓名從略）

又本保民衆數人，會同申問，茲因十七保民人黃隆順於正月初七夜被搶。該文炳率領數十人撞門入戶，搶洗一空。當經四鄰查驗，屬實不虛。該炳於十三日拿獲，供認如后：

李保長問炳：黃隆順被搶，你們一路去的共有幾人？炳云：只有十二人，有閻才臣，閻才有，王有貴，外甥關顯有，李長富，南口譚興富，言席溝嚴如娃，其餘四人，不知姓名，同李長富下來的。炳分米二升、碗三個、豬肉一塊。

接連問炳：將李銅匠盛才何日打死？炳云：三十七年臘月三十後半夜打的，用的斧子一把，菜刀一把，同李銅匠妻王氏同殺。又問炳：何人先下手？炳供：是我用斧子先下手，王氏用菜刀。盛才在牀上睡熟。殺死后，我一人拖下河的，埋在水邊。別無話說。

又問王氏，供稱：由南峪搬至白信河住，我同李銅匠是半路夫妻，我同王文炳商量，將銅匠打死，要我与做小，方可永远夫妻。王文炳用的斧子，我拿菜刀，于三十夜半后杀死在床上。王文炳一个人拖下河的，其余不知道。

徐代表孔順問王文炳：三十年杀死萧堂玉，为何杀的？炳供：是因奸情杀的。萧堂玉来我家在床上睡熟，我一人拿的斧子將腦子打一下丧命。死后埋在紅薯窖的，彼时填了。

关于黃隆順被搶与打死李銅匠請公決案：

決議——

一、关于黃隆順被搶一案，一俟拿获查实后，送县府核办。

二、李銅匠被杀一案，將王文炳李王氏母子，一并由李保長亲送县府核办，如若路途逃避，就地正法处死。

李相成、徐孔順、徐文朗、徐光爵。

一看这是大案子，不是三言兩語能弄出头緒来的，熊海山就按他向来的习惯处理，宣布把案子接了，暫把交来的三个人交看守所，把这一大羣人打发开。县政府和县委会的意見，就把这件案子委托熊海山处理。当夜，熊海山把犯人一个个調出来問，沒有打，沒有罵，王文炳和李王氏都招認了杀死李盛才的罪狀。只是各个都有句不收口的話，王文炳說：“人是我杀的，当时怎样杀的我不愿說。”李王氏說：“人是王文炳和我杀的，把我的一儿一女帶进城来，我还有話跟你們說。”她說她和李盛才不是結发夫妻，她的名字叫王秀芬，她原来的丈夫是农人。提起她原来的丈夫，她不住

地叹气。另外一个，就是那罗圈腿，据李相成說，也是自己招了供的搶黃隆順家的土匪，但，这时，哭着不肯招。熊海山碰着了真正的困难，同案三个犯人，两个招了，一个不招，案子又象真，又象假。但，县政府剛建立，人員缺少，連一个應該派出去查問的人都沒有；乡下更沒有干部，原封不动的保甲人員統治着乡里，是絕對不能委托他們去了解情况的。他只在审讯中仔細收集这些被告、証人、保甲長等等的社会关系、政治情况，甚至一件小故事也不遺漏，据以判断这些人在这件案子里的态度和立場，从而窺測真象。但那是多么困难的事呵！有时他約摸觉察到了什么，但又迅速丢掉了，象根本沒有觉察到什么似的。因为一切都缺乏証据。他正在为难，县政府又交給他一件案子，一个保長在解放后杀了一个人。这个人，和保長向来就是个对头，就是說，这人頑强一点，保長不能象降伏其他的老百姓一样来降伏他；恰好，他又爱搶点人，还和一个被拉走当了壯丁的人的妻子发生了曖昧关系；保長就把他送到房县去关了三年多，这次房县解放，他从牢里跑了出来。这人，一回家，就嚷着要报仇，怀里藏着一把雪亮风快的匕首，到处找保長，因为保長不仅使得他失掉了三年多的自由，而且把他那个火一般爱着的女人出嫁了。保長派人趁黑夜摸到他家，把他綁起来，第二天准备帶到河边去杀了投河，然后，呈报县里，——如果隱瞞不住的話，就說他在押解途中，畏罪图脫，格斗后自行投河。这人到了河边觉察到了，自己趁活着扑下水逃生，剛剛浮过河，迎头就落在保長預备下临时帮忙的人

手里。一陣乱刀把他杀死在河边，血流了兩丈远。保長派人去拉来船，把他的尸首运到水流得急的地方投了河。这人的兄弟，是保長送去当过兵的青年，有着不怕保長的胆子，等保長走了，下水把哥哥的尸首捞起来，放在河岸上，高声喊叫附近的人家：“大家有良心的，做个見証，可憐我哥哥死得惨呵！”保長一面派人砍柴想把尸首燒了，一面派人警告这个弟弟和一个哭昏过去了的老母亲：“你們要到城里去报，我要扫你們的圈。”——“扫圈”就是杀全家的意思。趁拂曉，当过兵的、懂得拂曉的用处的这个弟弟，和老母亲跑进城里来了。这件案子交到他手，他迫不及待地下乡，剛赶在燒尸首之前，把保長逮捕了。这样，就把謀杀亲夫案丢了兩天。据他看来，兩案比較，把謀杀亲夫案丢一兩天，不会馬上坏事的。但，县政府又收到了張呈文：

为据实呈明，公悬法办，以儆地方而保治安事，今將王文炳前后杀人及强搶各案，申訴如下：查該文炳于民國三十年，因奸杀死蕭堂玉一案，系五月杀人，六月文炳出征，七月始知堂玉实系文炳所杀，因炳已送征，故而置之未追。不料文炳出征年半之久，旋又回家，至今五年之久，仍旧行为不軌，于去腊三十夜，复因奸將李銅匠伙同謀杀，又于三十八年正月初七夜，該炳糾众强搶黃隆順。因隆順認識文炳，密报本保保長徐光爵，于次日即行將炳捉获，因訊究强搶口供，不料天不容奸，始將杀死李銅匠事一并招出，埋在河边，实系与銅匠之妻王氏同奸同謀，现有炳之口供存案。于十四日即行送案法办，于十五日县府派員檢驗，当

經十七、十八及二十一保三保士紳及民衆，要請就地正法，以儆殺人強搶復生，當經委員面示，將凶犯帶府法辦。至今數日之久，未聞法辦，而鄉間人民誠惶誠恐，懼炳逃法，後患莫測。——是以將炳前後殺人及強搶各案公懸法辦。

謹呈

竹山縣民主政府縣府縣長劉核奪。

今將公呈人列後。

十八保保長李相成(以下十七、二十一保保長及代表三十三人，從略)

民國三十八年正月二十日三保民衆公叩

他坐在一間小小的屋子里看完了這一張狀子。這間小屋，是在縣政府最後面的一個小院子里，柏木板牆，蓋着瓦，屋裡很黑。看罷，昂着頭，他看出窗外去，目光沾在一棵矮矮的棕樹上。他腦筋里思潮洶湧澎湃着，象永遠不寧靜的海。根據他的感情，他不相信這個案子：“為什麼這些保長們會這樣追緊這個案子？如果一個普通人殺了普通人，保長們會這樣起勁麼？笑話！”從他過去的印象里，浮出了若干保長們的臉孔，那神情，沒有一張臉是認真的、嚴肅的，好象都有鬼似的。“如果是因為他搶人，——他哪會搶人？”在他眼前，忽閃忽閃地飄動着王文炳和紀國賢的臉孔，他覺得他們是農民，還是老實農民。從他感情上說，他想開脫他們。他甚至想象着他們回去時的快樂情形。他們又會拿起鋤頭上山去做莊稼，在山上一鋤一挖，沉默地，緩慢地。他

完全不相信他們的手会和搶人的木棒子发生关系。忽然他又想到他們的供詞，“是呀，他和王秀芬都承認了杀人的呀，杀人案，一个普通老百姓是可以隨便承認的么？那是要抵命的呀！难道他們是忠实热烈地恋爱着么？連命也不要地恋爱着么？他們彼此都不推托呵！”……这样，他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突然，他想到：“我是个法官，要根据証据办事呀！可是我一点証据都沒有！”他覺着他應該有着最严肃的态度，为人民、为政府負責，把案子办得清清楚楚才对。他低下头来，把前后的狀子、記錄、口供，又重新翻了一遍，从字里行間仔細研究。翻着翻着，他叫起来：“我真是粗枝大叶，該死！”他赶快拿起笔在一張紙头上記錄着問題。从这时起，他整整一个星期，別的什么事也沒做，一会儿把犯人調出来，一会儿整理口供記錄，又下了一天乡，作实地調查，又傳訊了所有証人。

終于，他把案子判決下来了。下面便是这件案子的經過。

王秀芬的娘家，住湖北省西北角上鄖西縣漢江河南邊周家壩，她的丈夫王義海住王家溝。他們是“同姓不同宗”。兩家父母都是幾輩子的莊稼漢——王義海家自己有地四石稞，王秀芬家租種了何四老爺八石稞地。何四老爺就是那個趁漢江發大水，把兄弟何老五的船砍斷了纜繩，使得兄弟何老五連人帶船在叫做走馬出洞的險灘上撞得粉碎，氣死兄弟媳婦，這樣占了他兄弟的“絕業”，因而發家致富的老地主。

漢江是一條美麗雄壯的河，一入秋，河水綠得很，叫人想起最好的大曲酒的顏色；魚又特別多，最常見的是扁魚、鰱魚、鯉魚、黃鰭、鯽魚，甚至有娃娃魚、三四尺長的白鯢。河窄，卻很深，是有很大的淹死人的本領的。水聲渾厚而沉着。載得重疊疊的大木船一只又一只地順水下去了，長行大船都愛搖櫓，船頭上象翅子一樣橫搭着長木板，船夫一對一對地對面站在木板上，一哼一唉喊着口號，使勁搬櫓，踏着腳。梢公站在艍尾上一動也不動，兩眼看定了水筋，船，射箭似的標起走。上水船裝着白帆，漁船上站着一排排的魚老鴿，在河邊慢慢移動。河兩岸都是苦寒的，一邊是秦嶺的余脈，一邊是大巴山的余脈，很少看見平坦的土地，尤其

是在河南边。河南边尽是象指头一般排着的高嶺，所有的高嶺連着一條和漢江平行的叫做迷魂帳的高山。嶺與嶺之間的溝是很窄的，如果要進一條溝去，總要涉水而過，那是清得見底，瑤瑤琮琮流着的美麗的山溪。溝兩邊都是絕壁，走半天看不見人家，如果要到人家去，得尋找刻在絕壁上的小路，這種小路雖然是盤在絕壁上的，但仍然陡得怕人。看見了人家的話，就是已經到了院壩里了。房屋大半都是靠着岩修的，所以樓房很多。樓，還要圍着一圈欄干，從那里，可以看見衣服破爛、頭髮蓬鬆，臉上熏得墨黑的婦女，牽着小孩站在欄干邊，驚訝地看着你，凶猛的狗突然沖了出來。這些人過着最勤苦的生活，拿着差點兒只剩鋤柄了的鋤頭在那石頭縫里種莊稼，收穫兩三寸長的包谷。好在這些山上有的是柴，柴就是他們對付冷天氣的好寶貝，好多人的眼睛都熏壞了，他們缺少布呵！除了柴，山上還出楸子、桐子、漆，他們靠着這些換糧食，交糧子，完糧納稅。沒有醫藥、沒有鹽，人們除砂眼外，還普遍長着大瘰癧。不出棉花，沒有布，不僅是冬天必定要躲在屋角角里架起樹圪頭烤火，就是夏天，很少人的褲子能夠完全遮羞。

王義海家住的這一條溝，是比較好的。溝兩邊還可以看得見一些小塊的田和地，人家都在溝底。一條大路從迷魂帳下來，經過余家塢拐彎，從這王家溝通到漢江河邊去。王義海家到漢江河邊還有十來里路。溝很寬；王義海家對面，溝那邊，還有一些人家。這兩邊的人家，都是平房，王義海家甚至還有一段院牆，一個大門，白木頭的門扇上還釘着

鉄环。王义海家有三間瓦房，四間草房，門前沒有树，屋后高聳着兩棵青杠树，本地把青杠树叫做花柳树。笔陡的岩就在那兩棵青杠树后升起，挺着灰白色的臉孔。对面的山嶺要稍矮一些，長着茂盛的柏树、松树、青杠树。大路就从王义海家門前經過。

小夫妻兩個都是一九一一年——就是滿清倒台、辛亥革命那一年——生，兩岁定亲，由魏印做的媒，十四岁上过門拜堂成亲。女子七八岁上在学堂里混着讀了兩年書，接着就跟着父母做庄稼啦，撿柴火啦，扯野菜啦，背啦，抬啦，放牛啦，在日晒雨淋中長成一个黑黑的标致結实的姑娘。聪明伶俐，但是不狡猾。在田野里生長的，但是有封建的品性，听話，害羞，从那些沒腦筋的老奶奶嘴里听来了“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理和貞节烈女的故事，把它当成天經地义的人世間的真理。不会綉花，但会做粗糙的針綫活路。这样的姑娘，是封建社会农村里最标准的媳妇。老奶奶們見了这样的媳妇，常常笑得合不攏口来，說：“我有这样的媳妇啥，做梦都笑醒罗！”男子王义海沒有进过学堂，可是一个精壯的小伙子。連牛背都爬不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放牛了；桶繩都担不伸的时候，他就开始給媽担水了。身体壯健得有点显得笨的样子。黑中透紅的臉上，睜开一对腫仁稍帶黃色的大眼睛，天真直率地看見了啥就相信了啥。十四岁結婚的时候，兩個都成半大人了。結婚这样早，是因为男家人手少。王义海是三弟兄， he 自己是老大，老二才十一岁，老三才八岁，母亲死了，父亲覺得一家人

到了地里，家里連个看門的人都沒有。尤其是小娃子們的
衣服給牛王刺挂破了都要去求人补，很使他为难。他們的傳
統风俗，用針是女人的事。結婚这样早是不合理的，但这样
一对小夫妻的結合，假如有神仙，連牛郎織女都会嫉妬的
吧？而且又无多嘴的爱嫉妬的婆婆，又无爱分彼此的妯娌，
又无欽差大臣一般的小姑子，小夫妻倆多么快活。

秀芬一过門，就自由自在地担負起給全家人煮飯，給全
家人縫补制作衣服鞋袜的工作，农忙时候也是风里雨里地
做。不仅这些，她的嘴巴又能說会道，又能体貼人，能应酬
每一个人。很快，誰都看得出，这是一个能够管家理事的正
經女子。她更能够体貼她丈夫。她是一个好妻子。她把丈
夫照拂得好，而在人前又会隱藏。好吃的东西，她总給丈夫
留起；給全家做鞋，做到丈夫的总会无缘无故地多納上几
針。王义海也是一个好丈夫，在山上吃莓泡也不会忘記給
她帶一些回来。

二

結婚这年的冬季，王义海下死心砍了几十担柴，挑到河
边去，卖給郎阳学堂里头上来买柴的，得了大大一笔錢。他
給自己小兩口和父亲都做了新衣裳，又准备好了新年上丈
人家的拜年礼，过年的吃食，也准备得好好的，跟往年不
同。

三十下午团年，还放了火炮。一家人都欢喜起来，不象